049.2
Sy939s
C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049.2
Sy939s

水東日記卷三

崑山葉　盛著

詹孟舉篆書唐人早朝詩四紙孫叔英得之談以宗家用筆絕類泰不華王貞婦碑一題孟舉二楷字皆有姓字圖書印孟舉篆書余獨見此云

松江曹雲西善詩畫家富盛極一時其孫幼文號雪林客授孫至德家言乃祖盛時嘗築臺以

国立国会
26.7-4
図書館

23815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錫塗之月夜携客痛飲稱瑾臺云其後靡至是
葢元氏習俗也一鄉時惟常州倪雲林崑山顧
玉山可相伯仲他貲富有餘而文采不足者不
與焉雲林玉山事當別有記要之其富而不知
節可爲後世戒耳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黃云出内
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内閣自爲之中有管
窺霄蠡測海句葢亦避天字也偶見宋宣和時
禁君天等八字識者驚異不無感於往事焉

袁子英晚年惟一子生申爲縣吏坐累并子英
徙南京以卒詹孟舉挽詩曰畏吳門山水隔陳雷
魚雁依然得往來書後常思洞庭橘詩中人寄
隴頭梅但知抱道非貧病誰料生兒是禍胎老
淚盡從枯眼出西風遙酒鳳凰臺葛芳蓀父晉
仲翁能誦此詩袁宗魯云

蕭墅張漢傑伯庸父子一時豪俊與趙屯吳氏
有姻婭張吳皆元萬戶府官吳元年松江錢鶴
皐作亂遣人詣張請相結納爲應漢傑父子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然曰此叛賊也吾從汝叛耶大書叛賊二字黏
諸所遣人之背反繫其兩手叱之去漢傑會孫
舉能言之
錢知府昕初習舉子業從節之游其外祖吳思
庵先生作小詩遺之曰阿昕近喜習科場百里
從師日夜忙老我曾聞前輩說一憑陰隲二文
章錢故富家先生此詩益懼其或至於驕而墜
亦規諷之意也
甚矣富貴權寵之能動人也王子明寇平仲皆
偉然一代人豪然天書之謬一以不能正其始
一以不能正其終二公且然其於王欽若丁謂
尚奚責焉
至訥無言福嚴寺僧善詞翰所交皆一代名人
趙松雪馮海粟柯丹丘鄭尚左陳衆仲最後亦
錢惟善輩有詩文眞蹟在孫叔英家無言卷尚
留寺中
福嚴寺老僧景燮頗能詩先人極與相好嘗中
夜對飲時予八九歲侍几傍僧云夜深燒燭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予應之曰話久引盃長僧大喜以予能記杜詩而予實未讀杜詩也景燮瘦削有寒士氣澱山釋宗潮豐厚而凝重二僧爲一時鄉里所推先人嘗云潮外而燮内云

楊文定公最善王簡討振張修撰益相見輒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即樂從公亦喜改人文字泰和陳學士當筆誤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言色公即已之曹文襄性敏大篇下筆即成馬狀元尚書措詞頗澁每爲文襄所譏切馬不介也一日餞客所序文出文襄反復餘千言二王先生適在座文襄舉似之曰草草寫成耳二先生看讀畢僉曰才長才長諸公才學心量之不能同此亦可見

張仲珪先生家藏風雨歸牧圖楊廉夫題曰牧牛值風雨箬笠幾去手不在風雨前不在風雨後爲妄人改手爲首幸墨蹟濃淡隱隱可見不識古人用字意趣耳

黃鐸字希聲永樂中鄉貢舉人嘗授徒崑城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題其座隅曰非公事不入縣門先叔祖手携家
兄仲孟從之學三日不授書唯命以正立必欲
堅不動或怪以爲問曰讀書易耳爲人難苟坐
立未當他何望焉識者以爲善教鄭有林先生
初作先祠客有問資價者鄭對以工費之詳適
希聲在座客退希聲曰設後有問當惟舉木石
工價若飲食日費略之可耳益好事須從吏不
則恐沮其志也

夏忠靖公使吳中館于文正書院之偏室夜三
鼓適范氏子孫有事於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
冠獨坐俟賛者至禮畢始就寢胡毘陵尚書凡
一新服成必入朝見　君後始常服見客楊東
里少師一日新修廳事門成戒兒曹亟治具邀
楊仲舉先生過飲曰門戶初闢必一君子先行
仲舉蘇州人宋和王之後官至禮部尚書前輩
之存心有如此者

嘗過光福葉子昌家閱其譜婿陳璧宗人夢得
皆有序所錄宋金紫裴恭公墓銘云塋貞山盧

熊郡志有蒸山又云裴恭墐真山者疑爲嫌名
改蒸爲眞耳以予觀之葉氏銘未必失實豈本
貞山後人訛爲蒸而眞又譌於刻工耶時旁多
蘇士有云姑蘇諸山惟眞山可卜雨有雲氣上
騰則雖晴必雨豈又以此而爲蒸耶子昌與予
同姓名尚有宋誥三通其二裴恭之子俅其一
其外氏凌姓者云

鄧尉山中峯東北向居人相傳地名黃墳葢宋
刑部尚書黃狀元鎡墓也贈工部尚書崑山王

公永和夫人卒得墐地於此勑營墓焉黃氏故
物可見者一石人半身裹衣之制儼然今壘石
墻下塋墻石窓一方雕刻極工緻今在王氏庵
中墳下石甃小河亦極齊整今於淤泥中疏出
通流

訓導吾豫景泰中膺薦至京以屢言邊事兵部
奏宜邊用而在邊久不得支俸請於吏部項侍
郎曰是嘗攪我兵部者何可與之尚書泰和王
公曰官必有俸自須與之然竟亦莫能與也豫

23815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私計侍郎尚然尚書于公當何如然不得已乃以請於兵部于公見公牘嘈然曰奈何使應薦士至此遽與準收諸公所存不同如此

莊伯和積澳名醫好訛諧一日李無易遣家僮持簡詣伯和家僮誤舉伯和姓名伯和紿之曰若翁欲借藥磨耳汝當負去且書片紙以復曰來人面稱名姓罰馱藥磨兩遭無易得之大笑卽令仍負磨以還前輩善謔風味如此伯和子允恭誠確老醫常往來吾家猶及識之

李無易名庸一字無逸積澳巨姓頗尚文學國初坐累徙雲南發龍江寄親友詩曰不識雲南路今過第一關

舊驛

連新驛前山接後山我心無愧怍天道有時還

鄉間往往見無易家舊物孫叔英家有洪武初行鄉飲禮詩卷余煬序趙丹林龍角鳳尾金錯刀竹二幅趙松雪小蓬萊三字刻匾字本顧玉山家物顧一孫贊李字因在焉字初爲村氓得之以其背斷草參豕云野水舅家中吳紀聞殘

帙即余得之而失去者先孺人嫁時青銅大鼻鏡皆李氏物也

山陰花溪蔣貴達老先生顯司訓崑庠質實敢言一日郡守況侯鍾行部侯嚴不可近先生遽進告曰頃見郡中新刻忠經大非是馬融何如人其言何可經也衆爲之驚慄侯待之殊從容徐曰偶見此本改則未敢耳先生極知愛予鄉試就考者衆予以學未至不欲預考先生强之再三且擁予入察院門是年果止予一人在選

中

莊瑾字公瑾號采芝龍江章氏之後晚居李墟能詩善草書學二王而硬健骨立自成一家尤長於畫師法夏珪馬遠益張可觀以後一人而已爲人雅淡有高致日登山臨水所至成趣遇知已觴咏竟日畫或頃刻可成或數日不欲著一筆與同里沈夢萱先生契厚今沈氏收書跡畫本特多寒山拾得像春江送別圖皆不媿古人詩帖有酒熟床頭雪滿缸南墟書屋正春寒

糟鵝掌

致可想見也

凍鱉裙等句其風

松江李墟沈夢萱先生資深永樂中舉略通書史吏部試招撫四夷榜納卷獨遲衆請斥之尚書取卷閱其首云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遽曰是何可斥也遂得終篇第優等授山東新城知縣先生弱冠娶毘陵大族鄒氏詣謝婦翁出名畫命題卽走筆一律其警聯有玉沙十里江村暮鐵笛一聲烟雨秋之句吳思庵先生舉堪任風憲試河清論起語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兩事頗相類論今思庵集不載

程明道先生外舅彭侍郎思永行狀云蜀人以交子貿易藏腰間盜善以小刃取之稠人中如巳物公捕獲一人使疏其黨得十餘輩黥流之盜遂絕此卽今　京師小李之類小李云者意爲昔時此賊之首猶健訟者所云鄧思賢耳

朱文公答輩仲至曰用韻多所未曉古韻雖有

此例然在今日却恐不無訛謬之嫌耳然林與
輿叶亦是秦語以輿爲韻乃其方言終非音韻
之正今蜀人語猶如此蓋多用鼻音也又題黃
叔厓楚辭協韻謂傅景仁云漢書高惠功臣侯
表符與昭韻西南夷兩粤傳區與驕韻蓋本大
招昭與遽同韻王岐公集銘詩中用遽字入招
韻正出此耳蓋字之從處聲者噱臄醵平讀音
皆爲彊然則大招之遽當自彊而爲喬乃得其
讀也公又有楚辭辯證上下卷此論尤多學者
不可不知

予在邑庠時庠友吳芳廷實家畦菜得故塚誌
石見題云高平郁氏之墓政和六年葬常熟醫
學訓科郁昺智其家相傳先世葬崑山高平橋
西但不知其處耳至是得墓銘柘本與譜合欲
訟之官踪是墓歸郁氏至今封樹蔚然景泰中
進士薊州錢源者嘗以公事至崑訪其祖壠錢
云聞之乃祖吾家墳在學之西北故郁氏姻也
學西北郁氏墓旁雖多地據地者以無所考不

可得沈通理爲出其家藏雜錄詩文小册有洪
武七年縣人盧熊所作錢瑞妻章氏墓銘一通
其文曰塋縣治西南郁氏先塋之東北據地者
始無可辭錢且訪郁考其故譜乃知郁之婿有
錢道判官郁衰有功於郁郁因以一子後之冒
錢姓云兩家今通譜此二事出一家固甚奇亦
可見墓文之不可無也
定襄伯郭登治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一
日達賊迫城下人心洶洶自登城視師酣戰間
馬溺于前左右急呼用草裹去公笑曰草菓好
喫鷄生也此亦能示整暇以安人心
余尚書茂本燠父嘗爲鑷工茂本既貴每造謝
隣曲不遇輒曰煩爲道余待詔兒來拜也益吳
俗稱鑷工爲待詔云人以是賢之茂本美風姿
有俊才爲縣學生御史行香見茂本曰此子外
材好内材何如茂本應聲曰燠有詩八句其首
句曰外材爭似内材高餘不能記又一日茂本
方與諸生會餙一微行老御史坐明倫堂諸生

出見御史曰黃米飯香青菜熟諸生有能對此
者乎茂本應聲曰白頭人老赤心存
范啓東言　長陵於書獨重雲間沈度於畫最
愛永嘉郭文通以度書豐腴溫潤郭山水布置
茂密故也有言夏珪馬遠者輒斥之曰是殘山
剩水宋僻安之物也何取焉暹之內父錢塘蔣
暉字法歐陽率更多清勁屢不稱旨暉官久不
進亦坐是云
霹靂於邊墩高處歲恒有之震死者或不見其
人其擊屋柱桅杆之類常見其破處有痕似鐵
線路或云蟄龍所藏或云龍變化而起又或云
毒蟲被擊皆不可知又云雷神極巧如人被擊
火或燒其著體衣一層無遺其外衣仍存若一
傘或竹骨皆化惟蓋柄則皆如故如擊塔廟數
佛竝坐其一粉碎其傍諸佛儼然亦有移置他
處者此類甚多惟擊發之時雨輒驟輒有火有
硫黃氣此則皆然也先儒於此成說多矣而亦
不悉其故豈亦以神不當語故耶

中貴有再遭營火者珍珠皆灰化玉器窑器或
裂或變淺黑色惟諸色鴉鶻石愈精明
嘗見胡毘陵應酬詩文藁皆片紙滿書聞其雖
破紙少許見輒用補窓罅不棄也今日聞王鹽
山凡屬公牒藁皆用所受外封既謄畢即以作
繩絞仍漬以剩蠟俾照夜皆儉德云予每作書
牘或寫鄙作字誤輒塗改有所更易輒令人洗
雖不喜塗洗然終不忍易他紙豈亦性然哉
文章家誤用古人爵謚文意字義近世雖名人
不免熊敬方胡祭酒皆以程明道所荅御吏之
問爲御史馬狀元陳侍郎以余襄公爲忠襄許
道中詩多以檀場爲檀揚之類是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水東日記卷三

水東日記卷四

崑山葉　盛著

正統四年廷試榜出華亭錢溥原溥倣宋人王十李三之詩自誦曰舉頭暫且窺張大伸脚猶能踏小張或者以其言近於忿易之曰頭上小張纔踏過舉頭又見大張來蓋會試崑山張穆敬之第二溥第三廷試第二甲崑山張和節之第一溥第二而和則穆之母兄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予馬營小詩有天門行看六龍車陳少卿和韻有將軍還數李輕車或者非之不知唐人飛步登雲車垂鞭直拂五雲車太平天子駐雲車君王正候五雲車來往五雲車應將性命逐輕車車字皆尺遮切昧者槩以九魚切車字爾

長洲民楊芳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其均稅額以爲古昔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後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兩浙畝三升宋王方贊均兩浙田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蘇松後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糧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

劉洗馬定之朝遇王偉兵侍王戲之曰吾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何止太僕也諸司馬不潔我固當洗之耳聞者快焉

餘姚陳惟寅先生教諭崑山頗喜談風鑒嘗曰舉子梁昱當甲科瞿泰安不失副榜況家貧宜亟就也未幾部檄先生會試同考昱泰安名在第五昱不第記先生本房也比揭曉泰安名在第五昱不第先生嘗謂余曰吾宦不達乖預主司兢兢焉圖稱任使榜未出之夕猶停燭閱首卷加精考焉以爲亦天下士孰意爲吾泰安也使知爲泰安吾誠避嫌當棄之矣拆卷時尚書以下皆屬目首得岳正衆皆曰得人次陳鑑次某衆皆云然至泰安吾爲之驚愕且無一人有言少間幸監試白御史圭曰此亦當在此我知之矣我同官項御史會推此人使無御史言吾汗流面赧恨不即死也噫名聞不揚朋友之過誠然矣泰安於經學有工夫但岳陳等素有聲太學泰安舉自鄉縣未爲都人士所知耳昱美丰度有孝行學亦純粹蕭祭酒亦許其文必在甲第竟以國子生選平定知州泰安官至刑部郎中與昱先後皆死矣惜夫

臨安錢宰子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
高廟禮徵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
微吟曰四皓鬚鬚起著衣　午門　朝見尚嫌
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
聞明日　文華燕畢進諸儒諭之曰昨日好
詩然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宇宰等悚愧謝罪後
未幾皆遣還宰以國子博士致仕家會稽宦業
至今不絕宰嘗自書門帖曰一門三致仕兩國
五封王唐昭宗賜敕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寶銅
印一斤重今藏其家鐵券王像在台郡長房
國子祭酒四明陳先生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
忿而訟之者法司將覆　請就逮周文襄公其
同年謂先生當具疏申雪遂屬筆於公未免有
遷就之辭先生見之驚曰某如此具本無乃得
誑　君罪公笑曰在法惟　奏事不實耳聞者
乃或迂先生而先生不亦純臣哉
王抑庵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
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曰

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
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
郎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崑山盧熊字公武洪武初名儒大通篆籀之學
嘗爲兗州知州既視篆即具　奏以印文兗字
誤類袞字
上不怡曰秀才無禮便道我袞哩幾被禍弟熙字
公暨睢州同知有賢名公武寄以詩有蘆鹽清
夢穩鐵石古心存之句時人稱之公武後卒坐
累死今其家尚存中書舍人告身
高皇聖製也官署印欵時尚循宋制云
范啓東聞之前輩云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
當先有跡者謂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
勝學圖畫此可以法後若琴奕猶不
失爲清士舍此則末技矣啓東善花鳥有談論
館閣名公多重之老於　京師人稱范葦齋先
生云
歐陽文忠公平生聚觀金石刻動數百卷題識

眞蹟甚多嘗自言平生喜學書見筆輒書又云
惟賢者之書能久存何今世見歐書僅僅少也
惟東坡居士書崖鐫野刻幾徧天下予嘗戲謂
東坡平生必以石工自隨不然何長篇大章一
卷袁衷主事愛其醉後跌起口占詩云老我不
行數字隨處隨有獨異於諸公也
勝金谷罰傍人應笑玉山頹之句王翰林稱其
聶大年詩三十年來作家絕唱也有文集若干
願得明朝又風雨免教行李出都門而吾友張
篠庵喜誦其送僧十年湖海孤舟別萬里雲霄
一錫飛以爲不能忘之但未知大年曾以此爲
極致否
楊武襄洪爲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
之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　朝廷主張以成
其名耳蓋自宣德正統來已受知於
上閣中盧陵楊公輩皆愛重之如初爲指揮杜衡
所誣以魏尚書源覆　吉而衡貶廣西繼爲部
卒李友全等奏

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又大同指揮張英嘗奏今總戎石公蔚州千戶張宣奏劉侍郎璉朝廷皆寘之死景泰元年春久旱兩京災異亦迭見偶會禮科都給事中李實吏科給事中毛玉御史陳叔紹祖宗扶掖人材之心其盛如此

羅篤相與惋嘆盛因曰自昔災異皆君臣引咎今日在內則大臣之罪不容辭而我輩臺諫之臣緘默無補病國尤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各藩鎮中官病民尤重兩事當首言之實曰此言誠是科中藁明早當就君取觀既而盛曰兩事須先後言益言群臣朝廷寬大多不從言之類文具而中官則必欲取田者若並言之萬一止下戒飭之命再舉則難然必得群臣會奏庶幾可濟因偕謁諸大臣如金尚書等皆佯贊可行而無實心且互爲推讓無肯居奏牘之首者一日兵部尚書王公謙謂盛言中官事言之有名矣近南京周叙學士言事中及之外

人來言更便也未幾兵部因他　奏官多民擾中畧及乞將各處公差內外官員量取回京有旨內官不動又數日會議及叙　奏有言此亦有例見行侍郎儲懋卽揮筆批定盛因曰此誠民病今旣有言者若衆因之合辭上請上或可從時惟左都御史陳鎰力贊會　奏益陳亦受謁者也戶科都給事中馬顯忽言此事近日兵部有奏　聖斷已不允矣盛曰人臣論事但當觀事體如何且　主上仁明多有得已行因論列而卽改者今事有當行豈可自沮而上負　朝廷下負言者耶禮部胡公廼易批會　奏竟不果他日因某　奏南京沿江盜賊乞行御史錦衣衛巡捕刑部尚書俞士悅以爲當准擬盛曰錦衣官較近已革去當止行御史益兩月前亦因言者革之而刑部偶忘之也他日又因馬顯言戶部請議節省用費顯意欲裁戶部額外官當有後言而對衆又不言金尚書因畧言不可之故扣之亦不言盛曰用人之際

此宜少緩嘗聞宣德中　內府工作答應之人
多與軍職雖老病不代支全俸此輩正亦冗食
金云此當卽查行既出有大臣呼盛曰適言冗
食官當再細與尚書言之盛初不虞其僞也而
大臣退語同官曰葉某在議事處如有少保責
任在已者然我名之爲葉少保云蓋例凡中外
陳言　奏皆禮部於　內府會六部都察院大
理寺通政司堂上六科掌印官會議禮部侍郎
宣言其要諸部院正官面決可否自正官外更
無出一言者則舊習然也雖李實號能言亦未
嘗有言盛誠違衆矣
予爲舉子時聞同舉者云　國朝狀元多不能
至金帶時陳泰和馬臨朐曹恒山皆在內閣未
幾三人皆進官侍郎盛矣已已以來商同年繼
之彭純道又繼之商亦至金帶今馬曹逝矣陳
謫戍商歸田惟彭預閣事官太常少卿云
今人燕客杯酌勸盡飲曰千歲南北士人多亦
然但莫知其字義意者爲請唯卽唐人唯酒之

說也

鮮于困學壙志趙文敏公書小楷精絕篆筆出石鼓文少師廬陵楊公得之吳人武昌陳士謙家藏文敏自書哀困學五言古詩一首行書亦佳又有困學小像亦元人筆但後書虞文靖公所作贊非眞蹟兩卷予在科時常於士謙家見之欲約吳中書希純描像士謙臨行草劉廷美上舍臨小楷作一卷藏之竟不果

尚書呂震前左都御史劉觀皆洪武中人物熟知政事故實故廷論之際每下視諸公然皆鮮學術欠清謹諸閣老嘗短薄之益亦繇此景泰中廣西憲司　奏土官副巡簡犯贓王文都御史以爲土官多世襲當初犯復職再犯具　奏定奪後經華申明蕭都御史覆　請又益以以夷治夷之言殊不知諸司職掌所載湖廣四川雲南廣西世襲土官者如廣西右江之岑黃四川之田楊宋元來世長蠻夷其種類謂之土人如猺人獞人之云益本邊夷故凡取問必請

吉發落必具　奏今廣西土官副巡簡雖間有
猺獞而軍民籍人民爲多廣西多正統中所授
廣東亦間有之蓋如陰陽醫官之類以其爲本
土人且同流官署事故名土官以別之非彼土
官若也又天順初元四川重慶民鄧鎮陳言有
云交易銀兩罪同黨惡寇公乃參爲誕妄之言
不知其爲洪武禁例中語此大臣所以貴無事
不知漢魏相之爲名相有以也

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
于十二支皆云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
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宋黃震東發嘗采董槐丞相之說以大學經文
知止而後有定至則近道矣兩節并知本聽訟
一節爲致知格物之傳矣後來王舆卿又以近
道兩節釋格物致知聽訟一節添釋新民草廬
吳先生答田副使書固已深非之至謂不識文
義譬之打破玉盤爲言嘗矣或者又謂草廬嘗
摘此三節爲傳之五章見其門人袁明善所述

大學中庸日錄中何耶

先舅氏野水周先生念先外祖之無後有歲時祭甚盛德也而吾友進士鄭時又以其家產醫世承薛氏之業乃以其幼子立爲薛後使薛世世享祀有人予固知其事之近厚而顧外家諸兄前則未敢啓齒耳偶得晦翁答汪尚書書有宋氏追禮外氏事適有會於予心因錄之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爲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爲之置後使以時奉祀之爲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其力或不足以爲此或雖爲之而彼爲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爲若爲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爲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爲後者主

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爲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思之如有可乘願早爲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爲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愚見如此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方言語音暗合古韻者多今山西人以去爲庫閩人以口爲苦走爲祖是也吾崑山吳淞江南以歸呼入虞字韻而獨江北人則呼入灰字韻如是者多又不可曉也

崑山葉　盛著

左都御史自劉觀後不輕授觀以前亦可數也近年有陳鎰王翱楊善王文馬昂蕭維禎寇深軒輗鎰翱善以恩文以保薦昂以軍功維禎深以超進輗起自刑部尚書致仕改本官

總督軍務自總兵官以下悉聽節制蓋始於王靖遠麓川之役已多事以來繼之者衆矣繼

靖遠者矣尚書璡也于少保在　京師王鹽山
馬滄州之於兩廣石璞於關外於湖貴王來嘗
於湖貴皆是　命云總督二字蓋自宣德中巡
撫總督稅糧始也
禮部尚書致仕毘陵胡公子赴廣時謁之尚强
健取酒命酌因有請曰老先生身承
列聖寵遇　聖德　聖訓不可無記錄否則百年
後門人故吏多謬誤矣公笑曰無之因詳舉四
五事公不妄人也謾記一二可傳者曰
太宗命某使外濱行面諭曰人言　東宮所行多
不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如何密　奏來
奏所書字須大晚至我卽欲觀也某至南京
旦晚隨　朝　勑免朝辭以不敢蓋凡見　殿
下所行之善退則記之如一日趨　朝動臣某
者語譁侍衛槌之仍口　奏有　旨不問旣退
朝亟　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群臣皆
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媿其
心　殿下之明斷也住稍久隣居楊學士奇

曰公　命使也宜亟行則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回　奏令所從較尉給驛驢齎　進也又一日侍侍太宗奏事退獨召其至　膝前曰古人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眼前豈乏幹辦之才求一好人難耳吾欲用汝但汝官小時其爲都給事中數日

上召吏部特陞其禮部侍郎吏部　奏禮部缺左右侍郎

上曰左侍郎又其爲都給事中已叨受

上知每缺給事中輒　命舉監生等堪任者具名以　進

宣宗皇帝一日召其曰侍郎如某者吾所任尸部輒欲差巡撫汝與楊士奇等議巡撫須用不須用退偕士奇等覆　奏比年糧餉多稽差部屬官動數員民擾事誤須得重臣則民安而事集

上曰爾等試舉堪任侍郎者以名聞因疏薦某等若干人

上喜皆陞侍郎俾巡撫當時吏部後言其等侵越
殊不知
上惟命與楊士奇等議固不敢援吏部也
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觀
師行慶遠生貟迎候悉令斬之曰我知此亦賊
耳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間焉聞公蓋懲英國殺
黃參將事故耳予所見時將有名莫如楊洪石
亨洪自百戶至封侯威名聞嶺北未嘗專殺一
人而亨尤甚也先犯土城亨與于尚書等在軍
中損軍敗將頗多然將士失律無被譴罰者兵
科以爲言
上命特示亨等而亦如故後聞尚書言輦轂之下
自專誅戮非宜王忠毅公麓川之舉則異是人
多能道之云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忠
毅公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沈有將畧用兵
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當
別有紀載其馭士官一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

違限三日有驚而成疾者有斃于杖下者有調
兵官致死不敢歸復者其嚴如此後來柳安遠
則反是一以恩結人心始勞以酒食答其把飯
然猶有善處未嘗有心于掊斂待之如一不以
其把飯厚薄爲輕重其最可稱則卻田州知府
岑紹銀事初紹　奏幼子鏞正出當襲其家奴
挾其庶長子　奏請襲安遠折之曰父子間事
當從其父言鏞遂得襲紹德之懷銀一千兩爲
謝則卻之曰我豈爲此而爲之汝殺賊報國
足矣是年紹親率土兵隨征俘馘甚衆蓋有以
感動之也都督陳旺始有心掊刻與柳大異然
猶能文飾籠絡支吾度日至武進伯朱瑛則掃
地矣其畧亦見盛　奏中政之治忽繫乎人灼
灼可憑如此聊一及之
聶大年詩翰著名一時不得預京衙或曰大年
嘗署桃符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嚴如按察
司以此見忤達官其然豈其然乎晚年被徵修
前史至京而卒予嘗比之梅聖俞宜也

武安侯鄭亭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爲一志爲國而性稍褊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旣卒人謂中貴衙之中貴乃悼惜之不已蓋其心本公能服人故耳予曩在宣府中貴柏玉酒間輒追念侍郎劉公璉以爲好人難得詢其故曰玉每有事干之無肯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其不從我者我非是也兩事頗相類鄭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　國家後門我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布政張文昌時爲斷事云

興安侯徐亨正統中守關中一日御史張文語及時將徐云以亨觀今之將官無一人可當朝廷大事者御史問曰今總戎成國公何如曰强虜視之嬰兒耳又舉負時名二邊將問之曰彼何嘗臨大敵瑣瑣僅得名耳曰其必爲公曰我非其人曰然則爲誰曰無如英國公屢典大兵且威嚴勝將佐無敢犯可赴水火公爲大將彼有時名者爲之偏裨所向無前而彼亦可

備他日之用矣

故事凡各部請

勅行事該部備詞奏　請既得　旨移文翰林即

令文淵閣下學士依　奏草　勅不能異也景

泰六年正月獎勵獨石殺賊一　勅獨不然兵

部　奏獎勵　勅詞則多譴責且當時有　旨

發兵是宣府總兵等官所　請無預獨石而

勅獨石云爾等　奏要發兵又全非事實予甚

訝焉蓋維時閣老以權臣自任不復顧憚惟其

意之所欲爲矣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武首功之臣列侍　文

華殿

上喜見眷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吃粥矣事固無

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

帶刀在侍深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

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爲盛偶及此其語尤

詳嗚呼

上之德堯舜之德也敢不有記

張學士士謙夏太常仲昭兩人同登第鄉誼甚
密皆及與陳嗣初王孟端諸人游皆有志作文
寫竹一日館閣命石渠閣賦題士謙纂先就仲
昭見之卽不復下筆旣而士謙以仲昭寫竹石
愈已也亦然兩人竟各以所長名世
近代雜書著述考據多不精如翰墨全書以彭
思永爲明道母舅事文類聚以閒門要路一時
生爲侯門要路一時生之類至傳寫刋刻皆然
所謂氏族大全尤甚湯公讓指揮以博學强記
自許一日劉草窓家偶及趙明誠湯以爲趙抃
之子予偶記抃之子屼屼明誠則宰相挺之子
也湯大以爲不然徐元玉在座亦不能決曰明
日當考書負者作東道耳湯退旣詳考得實乃
携氏族大全叫呼而來曰本子誤我矣近考廣
州十賢李朝隱一作李尚隱因訛而爲李商隱
亦出氏族大全云
珠池居海中蜑人沒而得蚌剖珠蓋蜑丁皆居
海艇中採珠以大舶環池以石懸大絚別以小

繩繫諸蜑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船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絚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永樂初尚沒水取人多壞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爲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得今法

木柱板口兩角墜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狀繩繫船兩傍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此矣

珍珠初採一萬四千五百餘兩大約三石五斗次年採九千六百餘兩每百兩餘四五兩大約一升重四十六七兩次年大者五十餘顆計一斤重云價近白金五千兩御史呂洪云

范德機隸古見推當時近見廉州海角亭記爲其自書無疑此碑亦用漢唐碑法題額四篆字居首下方就書文不復重出亭記字高平范梈文并題額俱就在文后不復分書也

劉侍郎廉夫 清 余同年鄉舉自負文武才籌邊論兵歷歷如見景泰初爲庶吉士上書論時事遂見用也先犯土城諸公主保衛 京師廉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主追擊頗忤意既而出贊湖貴軍事王靖遠都
御史王來皆有論薦還朝吏部擬遷本科　內
批特陞刑部右侍郎廉夫性嗜酒不拘細行頗
不滿士論天順初改四川參政聞有詩云一封
詔下　九重天臺省諸公盡左遷自咲風流
老叅政畫船簫鼓下西川
文淵閣宥密之地外臣非公事不能至廷陛機
宜無敢泄者楊文貞文定文敏三先生典刑尚
存文貞間遇知已或問近日外間有何事或某
事便否亦甚鮮也後來者則有稍稍傳聞於人
甚而方面官見辭後必造謁或拘舉子入考文
字又甚而造膝之言代言之筆不待暮出　禁
門而已徧告多人斯極矣此不惟係大體之得
失而才器之大小福量之薄厚亦於是見焉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都
督韓觀威嚴不可犯亦知牢觀每醉後殺人牢
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留竢其醒白以不敢殺
之故以是觀尤德之觀卒山忠毅公雲繼其任

公固廉正賢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邊事有以鄭牢言者雲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新白袍有一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則　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蠻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公榮曰吾見人臣以伉直受禍者每深惜之東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侍　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　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未知是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文敏之言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近年大臣各醵白金送寺觀祈報行禮云始於

陳汝言　萬壽節亦然云始於楊鴻臚左闕門上紅墻下黃毛小直房舊爲內臣所居今爲大總戎候朝處云始於石亭　東長安門榨子外各堂上官團作一揖而後各就輿馬亦云始於亭予前年入京見此豈皆所謂時變耶

于節庵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少卿前後幾二十年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抱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淸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耿恒庵云吳思庵集解小學翟黑子章取熊氏所解脫字二十一字可刪蓋吾自漉卿脫與下文吾欲爲卿脫死脫字同非但文字可憑而我漉爾脫詞理亦皆無可疑也

李祭酒先生哭姪詩所謂朝餐對案渾無味暮騎逢人不記名其死生骨肉之情溢出言表眞不媿於祭十二郎文矣

中書舍人盧儒字爲巳號重齋崑山人博學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文善筆札文學韓柳書法歐顏自負甚高誠亦
時流罕及或請文蓁曰吾有腹蓁耳吾昔備顧
問翰林一日上促雪賦急諸公未卽就小子一
揮蕭狀元見之吐舌走去其文今多不傳然其
爲人頗類迂僻陳孟東者招飲入門偶見胡仲
子文一冊席間飲食外手讀此文不已不與衆
接一談雖誚之不復顧也一日鄉顯宦往候之
讀書閣中久不出其子姪請之至再曰客候久
矣遽答之曰爾何知彼曾讀何書來
景泰中盛　奏旌褒用兵地方死節之臣以浙
江都指揮脫綱僉事王晟爲首吏部議覆不果行乃
能之譽又其宛綱出倉卒晟極慘酷最灼灼在
人耳目也後數月偶得御史林廷舉按兩浙時
封事蓁亦止以兩人爲首吏部議覆不果行乃
知此等事不約而自同固出於人心士論之公
豈亦忠義餘烈足以感動夫人也歟
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作謳歌以自遣名唱
山歌中亦多可爲警勸者謾記一二月予彎彎

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幬多
少漂零在外頭南山頭上鶻鴣啼見說親郎娶
晚妻爺娶晚妻爺心喜前孃兒女好孤悽

水東日記卷五

崑山葉　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叅贊軍務等名始於洪熙初元以武臣踈於文
墨選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
機密遂以叅贊叅謀軍務總督邊儲如大同則
今戶部尚書致仕丹陽沈固宣府永寧伯處則
戶部侍郎崑山劉璉山東遂安伯處則福建布
政會稽周順廣西則副使劉紹人稱劉司馬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固璉則參政顧則參議皆山東布政司固璉初
滿九年陞俸二級再滿考轉京職協贊又其後
所稱至提督重矣若王靖遠之總督文臣軍旅
之權極矣天順初一切革去都御史白圭在湖
廣摘　勑中語署贊理軍務辛巳　勑盛協同
征夷將軍總兵官都督僉事顏彪贊理戎務同
時數　勑皆云然惟顏彪一　勑內云軍務盛
仍之云
顏征夷云都指揮馬良最爲

上所愛嘗得騎行　禁中中官以爲言　上曰吾
欲壓馬爾中官又言此當屬　御馬監官　上
亦不之罪也良妻亡　上每慰問之適數日不
出　上有問左右以新娶對　上曰誰耶曰寧
陽侯女　上咈然曰信有之此厮夫婦之道尚
薄而能事　我耶屢杖而疎之
紀載之言固有張大太過者適足取疑於人疑
此之過而并不信彼之實所損誠非細也劉靜
修讀史一詩眞可謂前人所未道而後人莫能

繼矣嘗觀岳珂所紀乃祖禋裨將死焚出箭鏃固已厭之近見歐陽子書錢思公家珊瑚筆格事乃知歐陽子尚然而況珂乎

叅將范信兵既入大同里俘獲甚多旗牌官人又有一烈者焉旗牌官某得賊婦年尚少負一小兒過　嶺忽不行曰吾欲乳兒從之婦乘間自投嶺下死嗚呼忠義之性出於天何地無之亦何人無之婦可謂不負於賊矣夫婦不幸而夫一男子丈夫其所裨益又當何如耶吾於是知事人而二心者之有罪也

廣州知府沈琮嘗爲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典皂隸凡諸司多屬意焉蓋皂有定數得之多或得之早皆可覬利耳一日告予曰惟利亦可以觀人琮司皂者久其不以動心而干人撓法者得兩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輗

是已

顏總戎養痾廣州問談命者右衛軍李名遠梁萬方二人先後至先叩李名遠曰汝術較梁萬方何如曰萬方精我固不及也他日以叩萬方曰我則不及名遠蓋梁萬方實優云比錄功籍衆紛紛請乞營走不已右衛百戶周寧劉昇獨辭上官念其勞強之再竟不能從嗚呼今之號士大夫者姁賢忌能不欲已聲名在人下至用意欲傾其人而去之與夫悟不知命分奴顏婢膝惟進身固位之利是圖者視彼二人寧不愧死哉

六科衙門在磚城內尚寶司西永樂中災暫於午門外直房署事遂以至今自來凡公文承旨皆稱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景泰間戶科都給事中馬顯强欲稱六科都給事中已失之今止稱六科亦未爲當也

都督喜信回回人兩廣遊擊將軍都督同知和勇達達人阿魯台之孫也兩人不供佛不禮神

不拜屍殯曰吾回回俗皆然達達則間有之佛本夷人固宜神則有當事者而弔祭之禮不知則是其自異於華夏矣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候朝之所兩門入惟都御史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聞近歲都御史顧公佐非公聚未嘗與諸司羣坐立此其一耳蓋亦得宋制殿廬幕次惟中丞獨設椅子坐殿門後稍西北向之遺意也

嶺北倉庫草場中皆有土地祠倉中奉蕭王問之則曰鄧侯蓋以鄧侯嘗督饋運故也其配則吉知陀聖母旁卧一犬則曰厥神甚矣其可笑也廣西桂林府倉土偶淫鬼尤多金書其扁曰倉王之祠皆嘗除毀易祀城隍之神蓋周文襄公於蘇松諸倉嘗爲是似爲近理從之廣東德慶州儒學欞星門右像祀護學佑善大王云甚靈教官懼禍不敢撤因出案毀之易主趙師旦諸公云

試錄自宋崇寧中霍端友榜始當時本今不曾

見嘗見元時廷試錄家狀初授官及所對策皆
在焉　國朝鄉試小錄會試錄進士登科錄具
有成式洪武永樂中考官有儒士主考品官同
考者序文亦不拘篇數其序文禁稱公考官止
用實授教官序或書總兵武弁鎮守中官三代
或書曾祖母等皆出近年至兩京序文稱臣餘
皆具姓名皆因襲之舊今年廣西以却總兵鎮
守而并衆人不書姓名則無謂甚矣
陳汝言寵幸時一日論學士進官或以過多爲
言汝言曰唐太宗時十八人今何謂多耶於是
有同日拜學士六人之命汝言之便巧類此嘗
聞曾狀元在翰林凡若干年而後得侍講學士
太宗一日顧近臣曰曾棨已與學士矣意猶謂其
得之早也
祖宗之慎重名爵磨礪人才如此
孫狀元賢未第時嘗夢金甲神人持黃旗插其
門上有狀元字先人一夕夢雙龍壓所居屋脊
天明語畢而都給事中　勑命至駙馬都尉周

君景寓永平夢騎龍近天而行因請入京已而被選皆奇夢也

今都察院堂中扁肅政二字當撤去葢前元及建文中有此衙號宋以觀文殿尚云誤犯煬帝舊名　此不知何時所書正統中院新落成尚因之耳

周新廣城人永樂中浙江按察使廉公正直聲稱籍甚爲紀綱所間死仁廟每悼惜之嘗見今南京太僕丞雲間葉惟潔云乃祖錢塘知縣宗行以廉能獨爲新所重比卒新爲文手書祭之眞蹟尚存監丞阮隨云浙人能道新異政纔纔如一日有訴爭雨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云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也乙對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於是甲就縛正其罪廣東陳僉事濂云周無子景泰初周夫人卒於家浙人在廣東藩臬者皆會葬云

京師印賣春帖有曰雨露有恩沾萬物乾坤無
處不三陽好事者遂以爲用三內相之徵舊又
有金臺千古地正統萬年春之句丁丑冬忽復
印行新年乃有復辟大事葢是年京闈秋試策
亦及正統內閣大臣因子不預選又重加箋註
亦豈偶然哉

太祖皇帝嘗計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宅第
即與刑部尚書開濟劍爲之製甚宏麗令有司
以此爲式俗因呼爲樣房予前年過金陵燕今
刑部尚書前左都御史蕭公所及此相與感嘆

祖宗之禮臣下如是其厚也

古廉李先生在成均時松江士子新刊孫鼎先
生詩義集說成請序先生却之請之固則曰解
經書自難爲文近時惟東里楊先生可當此況
六經已有傳註學者自當力求此等書吾平生
所不喜以其專爲進取計能怠學者求道之心
故也昨聞欽謨言蘇人有集解小學書求序於
吳祭酒節者祭酒亦却之曰吳思庵先生子鄉

先生也其人且達尊況予所述未能出其右吾何敢序也祭酒固李先生高第弟子云

侍郎于公巡撫河南山西妙年敏手下視無人尚書海豐王公學行標實時以侍郎幹事河南頗不相能未幾王陞戶部議事常期于輒不得還人謂兩皆有不平者于因有叅政孫原貞王來薦代之舉坐降官景泰中于當軸乃最不喜議事官入　朝常先期　奏止之七年夏聞四川侍郎羅綺將至　奏遣人驅之使還不復有以禮待下之意予協贊嶺北與今年尚書富寇都憲深李都憲秉皆在　奏中又聞兩宰執之子皆領欽取舉人固虞事變將作矣

國子祭酒雲間陳先生與前按察使黃翰爲童卯交翰既敗去士夫中有毀責之言先生輒諱止不欲聞翰嘗欲援例納馬復原官先生亦嘗以其事語予竟迫於衆議而寢人或以先生黨而復疑其於予有憾也後先生跋予幸學卷乃過辱見與於是聞者釋然謂先生初無他腸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於翰特篤於故舊爾先生其亦厚德之士哉

盧都御史膺在邊以虜使入境節省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以問楊文敏公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各惜小費而邊患或生則所費誠不貲矣此亦不可不知

崑山郊亶正夫顯於宋熙寧元祐間事具玉峯志中吳紀聞等書近見南海志載正夫脩東城記一首正夫著述甚多袁子英猶及見其寄太倉隆福寺玅觀師詩百韻今皆不復可見矣因錄記文於此　今天子卽位之三年春二月乙巳廣州新城成其謀之於龍圖直學士呂公居簡之爲經畧而考之於太原王公靖之爲轉運使也呂公之治廣常患舊城不足以容民而議爲西城者皆以地處卑薄毀民居者衆而不可爲者久之因得郡治之東古城之遺址將以益城爲請會移滎陽朝京師遂上其事天子可其奏詔以王公經始而責成焉命下之日公卽約古制調廣民而借其力得七十萬售材於屬縣

得八萬爲釐於北山得五百萬皆因民之願爲浮圖者請於上得錢五千萬以給其費始於二年之十月庚子朔而成於是凡爲日一百二十有六爲城袤四里爲濠以環其外爲樓櫓五十有一爲門二實舊濠之兩端合于城而爲一初役之興議者皆爲籍列郡之財積數年之功而後可成及是不資於公不取於民工雖踰時而民之出力遠者不過十日故廣之民見役之興而不知其力之勞列郡之民見城之成而不知其役之興議者始服以信嗚呼何始慮之精而收功之易耶宋興天下威德及遠四夷萬里之貢不絕於道廣雖限在嶺徼百年之內無雞鳴犬吠之警迨　叛民始被其害迄今十五六年諰諰然日憂屠僇之慘燔滅之暴茲城之成穉老相慶昔之

而驚馳者因已按堵而無虞矣夫興大役而不擾於上下及其已成一州之民得以去危厲之憂而獲安全之幸其爲利固豈小哉亶既樂聞朝廷憫仁

元元思有以豫防其患而又服公敏於有爲故
其用力少而成功多宜有以詔於後敢記其歲
月云時熙寧三年四月望日

戒曰楊文定公嘗云范文正高季廸皆出姑蘇
兩人氣象甚不同蓋於其所賦卓筆峰見之今
按高詩則不見於集不知何
所據也附記之范云笠澤研池小穹窿架石裁
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云雲來初似墨鴈
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

會稽王冕元章其爲人見宋潛溪所著傳今人
間往往有其所畫梅花斷縑尺楮人爭寶之多
元章自書所題其上如所謂我家洗研池頭樹
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
滿乾坤皆有可觀又聞初見
太祖皇帝應制題梅詩曰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
無處不沙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
春　詹意極眷賞之

松江老儒天台陶九成所著書頗爲楊文貞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所不取蓋如所謂書史會要是已使其見南村輟耕錄當更不取錄中頗雜猺蠻事可鄙也近聞說郛百卷尚存其家有九成塗改去取處不知如何其亦未成之書歟

獨石書板刷墨用帶毛兎脚廣州則大香櫟厚皮又獨石苦寒處素不產藤竹人家箍桶等用則取綿柳條爲之不異籐竹也乃知天地生物不絕生人之用顧用之者何如爾

陳都御史智以教官多猥茸且鋒鋩畧盡難稱激揚之任以是不得任御史有輕薄者恨之作詩曰陳智如何量不寬斯文不許入臺端誰知今日爲民去曹泰分明是教官以智去坐泰言災異故也夫無人不可用況教官乎顧其人何如耳教官如今之魏尚書驥年尚書富何可少也泰復陳姓今左僉都御史風裁足稱云

水東日記　序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